

# 秘鲁阿普拉党（APRA）与朝鲜

ForoCommunista 论坛

2015年2月27日

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

秘鲁历史学家纳尔逊·曼里克（NelsonManrique）的一篇文章，详细描述了阿兰·加西亚第一届政府时期以及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秘鲁阿普拉党与朝鲜之间存在的爱恨情仇的关系。但我想强调这篇文章的主要事实，即在阿兰·加西亚的第一届政府期间，一群阿普拉党武装分子在朝鲜接受军事训练。据警方说，阿普拉党政府在朝鲜购买了某些武器，这是为国家警察或武装部队购买的，但最后这些武器的很大一部分消失了，因为它流向了奥古斯丁·曼蒂拉（AgustinMantilla）领导的阿普拉党准军事组织罗德里戈·弗朗哥指挥部（表面上是第一副部长，事实上是该组织的指挥官），以打击和消灭所有反对派（如矿业工会领导人索尔·坎托拉尔（SaulCantoral））和秘鲁共产党（PCP）的任何成员或同情者。为此，秘共对朝鲜大使馆进行了袭击。

## 朝鲜，我的爱人

纳尔逊·曼里克著

布雷尼亚市的秘鲁阿普拉党市长何塞·戈尔迪略（JoséGordillo）宣布金正恩为该区荣誉公民，这一决定引起了人们对秘鲁阿普拉党与朝鲜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关注。丑闻曝光后，戈尔迪略撤销了已经授予的荣誉，但遭到秘鲁阿普拉党的总书记奥马尔·奎扎达（OmarQuezada）的质疑。这只是在漫长而复杂的关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趣事而已。

1983年，阿兰·加西亚在当选总统前两年访问了朝鲜，1984年，卡洛斯·罗卡（CarlosRoca）率领一个秘鲁阿普拉党的青年代表团会见了金日成：“我们以极大的现实主义、政治实用主义来看待双方的关系。”罗卡回忆道。使这一棘手问题是，在阿古斯丁·曼蒂拉·坎波斯（AgustínMantillaCampos）（后来的阿兰·加西亚政府的内政部长）的启发下，年轻的阿普拉党成员于同年被派往朝鲜接受安全和武器处理培训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（CVR）收集了卡洛斯·德·波佐·马尔多纳多（CarlosdelPozoMaldonado）的版本。他说，他与曼努埃尔·阿尔扎莫拉·穆尼奥斯（ManuelAlzamoraMuñoz）、奥马尔·拉·库尼亚·坦塔里科（OmarLaCunzaTantarico）、

吉诺·菲奥里·冈萨雷斯 (Gino Fiori González) 和米格尔·安格尔·平蒂洛蒂·卡布雷霍斯 (Miguel Ángel Pinchilotti Cabrejos) 一起前往朝鲜，后来在加西亚第一届政府期间，他作为准军事组织罗德里戈·佛朗哥指挥部的一部分出现。这是李嘉图·乌塞达 (Ricardo Uceda) 的著作《五角大楼之死》所证实的。

但是，秘鲁阿普拉党和朝鲜之间充满激情的关系源远流长。1950年，V. R. 哈亚·德·拉·托雷 (V. R. Hayadela Torre) 在被关押在哥伦比亚大使馆期间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愿意向韩国派遣 5000 名预备役军人，以支持美国对朝鲜共产主义政权的入侵。在给他的传记作者费利佩·科西奥·德尔·波马尔 (Felipe Cossío del Pomar) 的信中，哈亚要求他“宣布……有 2000 至 3000 名秘鲁阿普拉党成员向美国大使馆提出申请，要求将他们纳入联合国军”。哈亚还说，该党秘书长安蒂纳尔·奥雷戈 (Antenor Orrego) 给美国大使蒂特曼 (Titmann) 写了一封信，并告诉他有成千上万的预备役军人要求他加入联合国军。秘鲁阿普拉党实现了这一愿望，并提供了 3000 至 5000 名志愿者。许多身为秘鲁阿普拉党成员的妇女要求成为护士。

这让秘鲁阿普拉党感到尴尬，他们不了解正在进行的路线的变化，继续宣称自己的反帝立场。就连路易斯·阿尔贝托·桑切斯 (Luis Alberto Sánchez) ——他的亲美路线是秘鲁阿普拉党内部尖刻批评的对象——也认为哈亚已经放弃了他的路线：“坦率地说，我认为向韩国提出派遣 5000 人的提议是过分的、难以置信的，而且适得其反。到处都糟糕透了。此外，美国人并不认为... 我认为出售而不是赠送是明智的。”（《哈亚·德·拉·托雷和桑切斯通信录》，1982 年第 1 卷）。哈亚要求秘鲁阿普拉党激进分子兼记者工会秘书长吉列尔莫·卡内罗·霍克 (Guillermo Carnero Hoke) 支持他的立场，因为“他已经提供了 5000 名秘鲁阿普拉党志愿者与朝鲜作战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溢出我们友谊的玻璃杯的一滴水。”卡内罗辞去了在秘鲁阿普拉党内的职务，诗人古斯塔沃·瓦尔卡塞尔 (Gustavo Valcárcel) 也是如此。（胡安·克里斯托瓦尔，《纪律伙伴！》，1985 年）。

党的第二号人物曼努埃尔·塞奥恩 (Manuel Seoane) 在 1954 年写给哈亚的一封信中也拒绝了正在发生的意识形态变化。塞奥恩拒绝接受“承诺让印第安裔美洲青年作为‘主力军’参加在大陆外进行的帝国主义内部战争……多年前，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，即该党提供了 5000 名青年与朝鲜作战。”他回忆说，这一点被秘鲁阿普拉党的领导层否决了，因为这“违背了秘鲁阿普拉党的固有倾向。”它总结说，年轻的阿普拉主义者可以“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秘鲁社会倾向的革命，或一部印美团结的史诗”的风险，但绝不能“参加一场大屠杀，以便美国为韩国撑起它的保护伞。”（N. 曼里克，

《你是阿普拉主义者！》，2009年）

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流行笑话所说，街角的日本人过去常说：“如果韩国陷落……它会掉进低洼地里！”